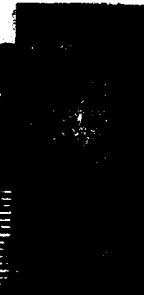


0690

上海
人民
日報
社
編

張美田編

青島



355
1076

李之林光之惠



3 1763 7843 2

序言

南贛地延千里，址交五省，崇山峻嶺，鳥道叢篁，車不得驅，糧難時給；遂爲歷來盜賊出沒之地。有明中葉，正德失馭，羣盜蜂起。陳金俞諫陶琰先後進勦，迄無成功。後起前南贛巡撫文森討之，森畏難不肯受命，竟以疾辭，則當時之官吏與賊勢，可想見矣。王陽明少喜談兵。長而講學，固未嘗身列行間也。

序言

一

009
MR
624.8

及奉命討賊，率數文吏甫一年有半，羣兇授首，還師之日，遠近驚爲天神，諸山平賊遲而賊旋起，陽明平賊速而賊永輯，其故何哉？蓋事功由於學養，學養已到，則無投不利，當陽明受命之日，人皆謂危，獨王思輿以爲此行必能成功，曰：吾觸之不動矣！觸之不動，則陽明之修養爲何如！至陽明剿賊方略，政治與軍事并重；軍事如論攻剿，練民兵；政治如十家牌法，舉行鄉約諸大端，始可行之百世而不悖！而撫用新

民義官，屢破賊巢，尤所謂存乎其人矣。方今共匪蟠擾之地，即昔陽明平賊之地也！雖古今異勢，其爲民害則同。當茲清剿之際，爰節錄南贛書，攷之明史，編成一卷，於剿匪前途，或不無小補焉。

序

著

四

王陽明平贛錄

第一章 匪勢披猖及進剿策略

正德中之羣盜，以蜀盜，南贛盜最難剿平；而二盜之中，又以南贛盜爲最難制。南贛羣盜起於正德初年，其大概情形如次：

一·贛盜：以大帽山爲根據地，賊首張番壇李四子等，聚徒數千流劫，先後攻陷建甯，甯化，石城，

萬安，新淦，等縣，執參政趙士賢。正德七年正月，南贛巡都御史周南率兵討之，分遣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賊巢七；廣東兵從程鄉入，攻破賊巢九；福建兵從武平入，攻破賊巢八；擒番壇等悉斬之，俘獲賊屬，奪回良善甚衆，贛賊遂平。

二・華林賊：以仙女寨鷄公嶺爲根據地，首陷瑞州，分劫府縣，於諸賊中最稱梟悍。正德七年五月，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討之。先是，右都御史陳金

檄周憲等分三路進攻賊巢。憲率兵進，會諜者言賊饑疲，憲信之，遂檄兵夾攻，其餘二路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險峻，賊憑高發礮石如雨下，憲被執，賊支解之。其子幹見父被執，躍馬直前，力戰死。六月，南昌知府李承勳會同按察使王秩督兵進剿。承勳招降賊帥黃奇，大加信任，奇誓以死報。勳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勳令土酋

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勳乃令奇密入寨，誘所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勳乃與猛帥五百人，乘夜啣枚登山，歷重險，奇與數人前導。至壘，賊方酣睡，值夜者擊三更。奇拔柵率衆入，五百人奮刀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杖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賊逃匿山谷間。翌日，搜諸巢，又斬獲千餘人。賊遂平。

三・靖安賊：以瑪瑙寨，越王嶺爲根據地。李承勳旣平華林賊，移師剿平之。

四・桃源賊：以桃源爲根據地，王浩八爲之首。華林賊旣平；王浩八願撫。右都御史陶琰，慮浩八譎詐難信，乃奏請設兵備，及簡有才者分處要害，此正德七年十月間事也。翌年正月，王浩八等復叛，率五洞蠻兵，與東鄉賊分劫州縣。命副都御史俞諫同總兵劉暉，率狼兵進剿，大敗賊於裴源。

。賊盡棄巢，奔突四出；踰饒信，縱掠徽衢諸州縣。六月，陶琰，王縝，俞諫夾攻桃源賊於徽衢，平之。請建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從之。

五·東鄉賊：以東鄉爲根據地，與桃源賊先後就撫，後又怙亂復叛。正德八年四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甯約王賽一內應，東鄉賊悉數擒獲。王賽一效績有功。奏原其死。旣而修城郭，遷縣治，經武

賑饑，百姓晏然。

其餘如建昌賊徐九齡爲患數年，勢逼官府，官軍畏不敢討，俞諫調兵平之。臨川四寨宿盜，則由胡世甯次第剿平，數年劇盜，至此始告略定。然而民生未紓，羣盜復起，一藍天鳳據左溪，謝志山據橫水，鍾景等據桶網池，大鬢等據洲頭，聯合樂昌龍川大帽山諸賊，流劫府縣，僭稱王號，四省爲之騷然。尙書王瓊，舉王陽明先生（以下稱先生）討之，正德十一年九

月，擢先生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先是陳金討桃源諸賊，多所招撫，未大施懲創。又民間父兄之被殺者，不得報仇。時相詬訾。諸兇不自安，轉徙嘯聚，復起爲盜。而陳金僉諫奉命討賊之初，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故地方失去自衛能力；諸賊亦惟狼兵是懼。先生受命之後，懲前失策，關於剿賊方略，爲不濫招撫，不藉客軍，而樹立民衆之武力；申明賞罰，給以事權，不限剿平之時間

。其申明賞罰以正人心疏曰：

「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佐，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亦未嘗不畏誅討。夫爲誅討之不及，

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用於長惡怙終之黨；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民，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寇。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持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而不問。盜賊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讎脅之；民不勝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

而劫掠日頻，知官府之必將招已也；百姓益無所恃，而盜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爲已地也。夫平民有冤抑不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從彼乎！是以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嚮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也。……兵力不足，則剿捕未

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征調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轉遷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

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不可用？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者，何也？進而効死，無爵罰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言：法令不明，賞罰不信

，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其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古時賞不逾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過時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鼓勵人心，作興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貴行之於平日，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有兵

不精，有賊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

其攻治盜賊二疏曰：

『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癰疽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從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即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

一巢。量其事之輕重而爲撫剿，度其事之緩急，以爲先後。如此，亦可以省供調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進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憤懣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軍，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以

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積，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已拒，賊黠者挾類而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民，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嘯聚成羣，且狼兵所過，不滅於寇，轉運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

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及，四征不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墮斃者也。」

其檄四省練民兵曰：

『南贛各屬，類皆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兵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

，百無足恃。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請調兵，非調土軍，即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輒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魍魎藏形，曾無可剿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孤鼠集黨，復皆不軌之羣，皆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應實憎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益肆無忌，百姓謂其可恃，競亦從非，事緩則坐縱烏合，事急乃動

請調兵，此皆苟且之謀。至各縣之機快，雖漸勝於從前，但亦祇能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而不能搗巢深入，摧鋒陷陣，其令仰四省兵備道，於所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胆力出衆之士，每縣或十餘人，或八九人，務求魁傑異才，缺則懸賞招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畧

爲將領。召募犒賞諸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其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其三分之二就委。各該縣能官統率訓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署役，止其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胆識各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選技，器械之備，

因地異宜，逐日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較，以核其進退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路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截擊，而兵備募召之兵，又可以應變出剿。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民益有所恃而無恐。」

漳州羣盜既平之後，乃立兵符：

「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八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五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議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

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始爲有制之兵。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聯絡熟悉，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

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餘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

第二章 勦平羣盜之經過

先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抵贛州，先嚴戰禦之法，令各屬將各地賊情，與地方情形及其意見，

限期呈明，以備採納，並云：務求實用，無尙虛言。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泃頭諸賊首，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先生於未戰之先，命兵備官調兵截賊歸道，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各鄉村往來道路，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是在官官吏書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

賊通。日在官府左右探視，不惟言出於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先生知其然也，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終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而兵竟不出，以是賊再無從窺探，官府之祕密矣。

先生部署既定，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兵備官各率兵從間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

斬無算。賊奔象湖山拒守，我軍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衝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馬鏞，遇賊死之，時諸將皆以賊寨險惡，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奏添狼兵，俟秋再舉。先生則以爲各官頓兵不進，故違節制，致此敗屨，不允所請，使立功贖罪。並令各兵員：

『俱要齊心奮勇，乘機進勦，毋頓兵退制，以失機宜，毋倚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連營犄角，以

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安靖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小挫。』諸將猶猶豫未決。先生又曰：

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恃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欲立功贖罪；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卽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聲勢彰聞，各賊必聯絡設備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寬懈，而猶執乘機

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賊之不可擊也。廣東之軍，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俟吾土軍之集，以卜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執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不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哉。』

於是親率銳卒，進屯上杭，密諭羣哨，佯言班師，俟秋再舉。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令曰：

『一面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堅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糧啣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變，更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唯

在摧鋒破陣，不計斬取首級；後繼重兵，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列。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軍，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遠近不絕，使諸賊逃遁山谷者，不得復聚。若賊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得自爲計，已獲賊渠魁，其餘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仍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概屠戮，乘勝之餘，尤當振兵肅

旅，如初遇賊，不得持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標掠，宜招撫者仍與招撫，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患。」

先生密遣義官曾崇秀窺賊虛實，乘其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司邵養爲名，選兵分三路，令各將均於二月十九日，啣枚直趨，三路並進。夜半，先生自率數百騎至，並密招前軍來，直搗象湖山賊巢，我兵奪據

隘口，賊猶不知。

賊雖失險，其中驍悍者，猶能憑凌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軍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而三省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我軍乘勝追殺，擒斬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匪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遁入廣東交界黃蠡溪，上下樟樹大山間。

象湖山旣破，而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尙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先生令諸將乘勝搜剿餘賊，急攻可塘，賊衆悉平。同時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二十餘處，脅從餘黨，悉願携家以聽撫安。先生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衆。廣東兵亦奉密令，由牛收石嶺脚等處，分兵三路，攻破古村，白石，土村，柘林等巢十三處，十餘年積盜，於此悉平。爲時僅三月耳。

——以上漳州羣盜之平。

橫水，左溪，桶岡三賊巢，境地啣接，依同唇齒，左溪賊謝志山僭號稱五，糾合樂昌，龍川等處之賊，於先生進勦大庾山時，攻打南康南安等城，均經先後擊退。議攻橫水左溪：

『諸賊茶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實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

賊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擊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况賊聞吾撤湖廣夾擊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得志。橫水左溪旣破，移兵桶岡，勢如破竹矣。」

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遣都指揮許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自上猶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自上猶縣白面峪入，皆會橫水；指揮郝義率兵自大

廣縣義安入，知府唐淳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敬自大庾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縣全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候各兵齊集，各率兵自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先生親率兵千餘，自南康入屯自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分佈既定，乃以十月初七日夜，分道並進，至橫水，謝志山等倉卒據險拒之。先生距賊寨三十里駐兵，使人伐本立柵開塹設堠，以示久屯之形。夜募鄉勇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

，實銃炮鈎鏟，由間道攀崖而上，分佈於賊巢附近極高山頂，伏窺賊情，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又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奪賊險，奪發其滾木礮石。十二日，先生率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憑險迎戰，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烟焰漫天銃箭齊發，大驚失措，以爲官兵已盡奪其巢穴。先生麾兵進擊之，賊遂棄險走。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杲，馬廷瑞率兵由間道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歸，遂大敗奔潰。邢珣，王

天與各破數巢，會於橫水，邲文，唐淳各破數巢，會於左溪，會天霧雨，休兵。越日，已諜知諸潰賊，收集餘衆，據險立柵，惟倉卒無積糧。先生乃下令各營，皆分兵正奇爲二哨，一進攻，一後繼，用土人爲嚮導，自是諸營各分道破餘賊，伍文定，張戢亦連破數巢，皆會於左溪，賊悉平。

橫水左溪旣平，各營官兵，請乘進攻桶岡。先生以一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參

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其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餉兇歲。往者夾攻，每坐困數月，不能得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其所由入，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架棧梯，壑賁懸絕壁而上！賊徒數人，於崖巔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旣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似皆非便，且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

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高鑷矣。莫若移兵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者，乘其猶豫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嚴，劉福大釋其罪，並縱其所獲桶岡賊鍾負，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上，期以初一日早使人于鎖匙龍受降，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皆堅持

以爲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先生復遣人于鎖匙龍促降，別遣邢珣率兵入茶坑，伍文定率兵入西山界，唐淳率兵入十八磊。張戢率兵入葫蘆洞，皆令於三十日夜如期至分也。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俱冒雨疾登，時藍天鳳方在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懼，急奔入內隘，阻水以拒我兵。邢珣麾兵渡水進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戢之右，懸崖繞出賊旁，賊不能支，且戰且走。及午雨霽，各軍奮

勇而前，賊又敗走。舒富，伍天與，亦由鎖匙龍入，賊悉奔十八磊。唐淳嚴陣迎擊，賊又敗。會日暮，扼險相持。明日，合勢併擊，邢珣先破桶岡大巢，諸軍奮勇併進，斬獲甚多。賊大勢雖敗，然結陣分遁者猶多，是日，聞湖廣之兵將至，先生遣諸將分道搜捕，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同時龔福全亦被我軍擊破，其黨千人突至，先生令諸將堵擊之。賊亦悉就擒。出師凡兩月，平賊巢八十四處。

賊首謝志山就擒時，先生問曰：爾何得黨類之衆如此？志山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容易放過，多多鈎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者。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以上橫水左溪桶岡羣賊之平。

先生以南贛之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瀾頭諸巢，則連界於閩廣，

接境於湖柳者，賊衆而勢散，持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接黨羽之助以相援，遂先攻橫水左溪，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師，徐圖涑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正德十二年九月，將進兵橫水，又恐涑頭之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往諭各賊，皆賜以銀帛。一時賊黨感動，多有願出降者，唯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

一年，官府來招已非一次，此何足爲憑？後賊將黃金巢等，以五百人來投，先生悉以爲兵，使征橫水。

橫水旣平，仲容恐以次加兵，始遣弟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來歸，而嚴爲守備，意在緩兵，且窺探虛實，乘間內應。先生知其謀；陽許之，及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以安其心。而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集軍門議事。僉謂：須大調狼兵，方可

濟事，先生乃使各歸部集，待候兵期，據隘遏賊。十一月，桶岡又破，賊益懼爲戰守備。先行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先生亦佯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洑頭，取道討之。賊聞，以爲先生實有爲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使來謝，且請

勿勞官軍，當悉力自禦。十二月十五日，回兵至南康，盧珂等皆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賊首，於三省夾攻之時，同時並舉，以行其不軌之謀。先生早已諜知其謀，及珂等來，即佯怒珂等擅兵仇殺，投降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收珂等獄，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皆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至是皆喜，競訴珂等罪惡。先生亦佯令具狀，謂將並拘其黨斬之。于是

械繫珂等，而使人密諭照陽怒意，欲以誘殺仲容諸賊。且使珂等等遣人歸積其衆，候珂等還時乃發，又使人往諭仲容，無以此自疑。

十二月二十日，先生還至贛州，遂散兵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領衆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又使人往說仲容曰：今官府所以安輯勞徠爾等甚厚，何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今若不拘而往，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

等，而珂等殺之必矣。所有親信，復從旁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勸破。遂定議，率四十餘人，自詣贛。先生探知仲容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

潤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皆已散歸，街市張燈爲樂，密賂獄卒往窺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吾今可以得萬全矣。先生乃夜釋珂等，使馳歸發兵，一面設羊酒犒仲

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乃設犒於庭，伏甲士於門，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分路人賊巢。先是賊徒得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發各巢，至是驟懈，官軍四路並進，驚懼失措，乃分頭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退却。我兵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我軍

奮勇迎擊，賊遂奔潰。呼聲振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連破上中下三瀨。斬獲兩千有奇，餘賊精悍者，尙有八百餘徒，復嘯聚九連山，扼險自固。先生以九連山勢極高峻，橫亘數百里，四面斬絕，我軍旣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擊，諸巢相連而起，勢必難制。然彼其中旣無把截之兵，欲從旁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祇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

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礮木，我軍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各巢散潰之黨，皆從崖下招呼，始知爲官軍，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敗退。自正月二十五日激戰至二月二十六日，賊迭受挫敗。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分探，皆以爲賊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唯餘黨張种全二百餘徒，皆係驅脅，從惡未久

，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遂撫招於白沙。涇頭既平，先生上疏曰：

『竊惟天下之事，成功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黨夾攻二次，計剿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然而計功較績，固反多有加於昔者，何哉？實由朝廷明見萬里

，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授臣以提督之責，既以兵忌遠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狃，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以上剴頭羣賊之平。

湖廣礫桂所屬地方，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之賊，密邇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等，素持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時用兵征勦，各賊漏殄未

除，遂又乘勢而起，陽聽招撫，陰實肆毒，攻打縣城，虜官殺人，勢甚披猖。橫水桶岡之賊，亦乘機滋擾，當時朝臣動議，輒主會勦夾擊，然足彼此互相推諉，多以導賊出境爲能事。先生以爲：

『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進，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常勢。謀貴從權，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應變以乘機，三省賊巢聯絡，賊情雖聲勢相因，而其亦有種類之分，界限

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習性。今廣東之兵，恐非旬月所能到，而兩省之兵既集，久頓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老師費財，意外之變，將乘間而起。誠使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巢！逮事之畢，廣東之師亦集矣，又合廣東湖廣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則江西之兵又得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使人佯撫樂

昌諸巢，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湖廣之兵又不及已，必不敢越巢以援上猶。夫上猶既平，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之師，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三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謂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矣。』

其後龍川賊首盧珂，鄭志高等招降，橫水桶岡左

溪旣平，龔師富亦滅；而高快馬（即高仲仁）李斌吳莧等猶竄擾乳源，樂昌興寧仁化等縣。時先生正剿洄頭，乃分兵設策，令各官依期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應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或先離散其黨羽，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擊西，陽背陰襲，勿據一議，惟求萬全。各官依照方略，先後擒斬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莧等，多年稔惡之賊，至此殄滅悉盡。而南贛之地，從此無復賊警矣。

第三章 政治建設之一般

(一) 十家牌法

先生初至官，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慄不敢隱，因賞其罪，令窺賊動靜。而於城中立十家牌法，以次推行於所屬。其法：每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行業，年貌，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瞞，十家連坐。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竊偷

刺虎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敢隱瞞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不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賊，即令此輩已登記之竊偷等項不良之人，自相挨緝，若保甲內漏報，仍併治同甲之罪。

凡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行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吏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若

涉及輒告，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解之罪。並諭之曰：

『自令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慎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先生以爲十家牌法，若徒編置張掛，雖或暫行，

終歸廢弛，乃令各官務於坊里鄉都之中，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分別巡訪，勸諭，以常曰：

『凡十家牌法，其法甚簡，其用甚廣，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訟詞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敦；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

以學，則禮樂可興。』

又曰：

『十家牌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聚；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

(二) 撫綏流賊

王陽明平贛錄

白竹石馬之賊，誅剿而後，餘賊尙有流出府江諸處爲害者，有司恐爲患將來，請調狼卒防守。先生以爲征剿之後，有司宜誠心撫恤，以服其心；不能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又以爲破賊奔竄之餘，卽欲撫招，彼亦未必肯信。必須先從其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惡黨自孤，而其勢自定。再使良善各巢，傳導引諭，使各賊有俱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

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故柔與撫，不專恃兵力之盛，威力之強。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不見其難，今皆反之。誠有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爲事補蕪拾掇，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乃令各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數以德恩，諭

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怙惡不悛，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徠之。量給鹽米，爲經紀生業，選立酋長，使有統率，勿令渙散。一面清查侵佔良田，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止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此則爲惡者日衰，而向善者益衆；撫柔之道，非有恃於甲兵者也。

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二十四人。先生令行招撫官

悉與陞賞。其示曰：

『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今奉勅旨，方欲大普宏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應量加陞賞，一以見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仰即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廖滿廖斌各以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効，以贖前愆。就於

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土田，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體恤，勿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輕仇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今農事已逼，新民人等牛具田種，當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買置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

(三) 舉立鄉約

大征以後，先生以爲雖革面，未知革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其辭曰：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也豈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然則父老之所
以倡率勸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未至歟？今倡亂渠

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至此不可以不豫。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合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教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四) 設立縣治

先生於剿平羣賊之後，次第添設縣治，意在便於

控制。

(一)平和縣：平和縣治，舊稱河頭，北接盧溪流恩山岡；西南接平和象湖山；而平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俱係窮險賊寨，當江西福建二省之咽喉。正德二年，亦嘗統兵征剿，祇以未曾設立縣治，不過數月，餘黨復興，以致蔓延。先生討平河頭諸處賊巢而後，鑒於過去之失策，乃設縣治於河頭，名曰平和，而設巡檢司於與河頭唇齒相依之枋頭。(按平和縣南贛書作

清平縣

(二)崇義縣：橫水左溪桶岡等八十餘處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二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迹罕到。是以不逞之徒，得以相聚爲盜。及橫水桶岡旣平，先生上言，盡將賊人佔據阻荒田地，通行割出，並劃出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等三里，南康至坪等一里，而設縣治於橫水，名曰崇義。縣治旣立，東去南康尙有一百二十

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上堡；南去大庾縣界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設立巡檢司。茶寮當桶岡之中，西通桂東，桂陽，南通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自來盜賊以爲險，乃設立茶寮隘。

(三) 和平縣：淵頭既平，先生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山林隘阻，盜易屯聚，當興甯長樂安遠龍川等縣

之隙地，爲廣東福建江西之要衝，奏請添設縣治，下部議從之，乃設縣治於和平峒之羊子地，而改和平巡檢司於洲頭，以遏要害。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日初版

出版者 青年與戰爭社

發行者 南昌中山路一四九之六號
青年書局

印刷者 流水溝第一號
印記印刷所
電話三三三號

定價大洋壹角

59
44251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BC
94.8